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

小说卷

那顺德力格尔 主编

遥远的草原

作家出版社

遥远的草原

(下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那顺德力格尔主编;昭乌达译书社编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56-0

I. 新… II. ①那…②昭… III.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蒙古族—当代 IV. I2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132 号

遥远的草原——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下)

主编: 那顺德力格尔

译者: 昭乌达译书社

责任编辑: 涵 子

责任校对: 马云燕

装帧设计: 常燕生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70 千

印张: 16

插页: 5

版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56-0/I·1644

定价: 82.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编委会

策 划：高延青 扎拉嘎胡

顾 问：高连元 鲍鹏飞 昭那斯图 罗啸天
敖日泽 范 勇 阿云嘎 哈斯乌拉
阿尔泰

主 编：那顺德力格尔

副主编：鲍尔吉·原野

编 委：白音巴特尔 哈达奇·刚 鲍喜章 杨远新
布和朝鲁 刘军凤 郭永明 那顺德力格尔
莫德格 鲍银虎 鲍尔吉·原野 展国龙
王桂琴

序

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记录着建国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足迹，展示着蒙古民族擅写心曲、推重华章的特质。佳词丽句、浓墨重彩，鸣奏着蒙古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进行曲。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奋斗当中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各民族所共有的命运与利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我们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繁荣。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也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新人辈出，不断壮大，文学创作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辛勤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

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讴歌时代的主旋律，鼓舞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蒙古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仅长于骑射，而且善于吟咏歌诗。在苍茫辽阔的草原上，史诗与民间文艺哺育着游牧民族善良的心灵。蒙古族十分推重翰墨华章，把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视为受人敬重的人物，重视诗文之中真善美对于游牧民族心灵的滋润作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进步的革命文学艺术活动从延安时期已经开始。一些投身革命洪流的蒙古族志士仁人继承五四优良文化传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蒙古族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下，已经注意使用比较完善的艺术语言，传达时代的潮音。新中国诞生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蒙古族涌现出了具有影响的作家群，一些作家和作品引起国内外瞩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文学更获得了空前繁荣。蒙古族作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热情歌颂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祖国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现实。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辉煌殿堂，为繁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昭乌达译书社编辑的《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为诗歌、散文、小说三卷，她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同时也以蒙古族文学创作的实绩，证明着民族文学的繁荣，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一份厚礼。在此之前，昭乌达译书社曾编辑出版过的《苍狼文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好评。这一套书，可以看作是《苍狼文丛》的延续与扩展，这两套书的出版，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看到蒙古族文学在新时期繁荣发展的壮美风貌。

最后，我祝愿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全面振兴腾飞的征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布赫
一九九九年元月

目 录

序	布赫	1
敖德斯尔 (1924——)		
但愿从今后		1
浩·巴岱 (1930——)		
“傻瓜”贡且		21
扎拉嘎胡 (1930——)		
遥远的草原		36
玛拉沁夫 (1930——)		
活佛的故事		59
朋斯克 (1930——)		
冤 家		71
韩汝诚 (1933——)		
小偷和君子兰		76
贼		84
莫·阿斯尔 (1936——)		
草原上的一口井		90

高·乔拉布杰 (1937——)	
困 惑·····	102
张志诚 (1942——)	
房后的沙垞·····	114
伊德尔夫 (1944——)	
到底该找谁·····	133
布和德力格尔 (1944——)	
指腹婚·····	140
哈斯乌拉 (1944——)	
乌珠穆沁人的故事·····	160
力格登 (1943——)	
生活的逻辑·····	181
察森敖拉 (1945——)	
雪埋草原路·····	194
韩涛高 (1946——)	
朝莫尔更·····	210
阿云嘎 (1947——)	
天边，那蔚蓝色的高地·····	218
色音巴雅尔 (1947——1997)	
朝台吉·····	240
石·础伦巴干 (1947——)	
疙瘩鞭·····	254
满都麦 (1947——)	
元 火·····	261
马宝山 (1948——)	
鬼 屋·····	276
风 墙·····	280
郭雪波 (1948——)	

沙 狐.....	284
布仁特古斯 (1948——)	
斑腿黄骡.....	306
白音达来 (1949——)	
匣子旺丹卖羊记.....	320
额敦桑布 (1949——)	
秋蝉声声.....	333
巴图蒙和 (1951——)	
夏营地, 草原上的人们.....	348
黄 薇 (1952——)	
流浪的日子.....	366
哈斯布拉格 (1952——)	
老鹰谷.....	397
嘎·希儒嘉措 (1954——)	
赤那河.....	413
阿拉腾其木格 (1955——)	
两个独身女人.....	422
孟 和 (1955——)	
夜深深, 雪纷纷.....	439
布 林 (1959——)	
铁木尔不会死.....	453
纳顺乌勒基 (1962——)	
西草地.....	465
李·额勒斯 (1964——)	
神圣的阿敦朝鲁.....	475
编 后.....	491

教德斯尔

但愿从今后……

老盟长麦达尔用力地按住酸痛的腰，又一次撩开眼皮儿看了他一眼，似曾相识，可又拿不准他是谁。这个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的农民，恭恭敬敬地坐在沙发上，放在膝盖上的那双长着茧子的手，神经质地微微抖动着。

“这是谁呢？”老盟长一边打开光线不足的台灯，一边望着这个面熟的人思忖着。是解放前打游击时见过这个人吗？是暴风骤雨的土改时见过这个人吗？是他当了盟畜牧局长下乡时见过这个人吗？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犯有所谓“民族分裂主义罪行”被关进“牛棚”时见过这个人吗？不，都不是！他实在想不起来了，在什么地方见过眼前这个好像刚从沙土中钻出来的面目模糊的农民呢？

“麦‘达日嘎’，您不认识我了？”这个农民慢吞吞地站起来，他说话的声音是清脆的，和他的面容很不协调。他从怀里取出个黑布小包，像剥蒜皮似的一层一层地打开，从中取出一

张保存多年而发了黄的纸，小心地放在老盟长的面前，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麦‘达日嘎’，请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保存了二十多年的一份手抄材料。”

这敏锐的目光一闪，这纯朴的微微一笑，啊，是他？患着老年人常有的冠心病的老盟长的心不由得猛烈地怦怦跳了几下。

“你——，你——”老盟长扶着桌子站起来，两眼直直地盯在对方的脸上，想从他的脸上捕捉那熟悉的目光和微笑，但看到的只是拘谨的面孔和皱纹折缝里的风尘。

“不可能，不可能是他！我这些年虽然惨遭‘四人帮’的迫害，但记忆力还不会坏到这种地步。”老盟长长嘘了一口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他拿起那张黄纸，马上又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陡地又从椅子上站起来。

“明干！”老盟长几乎是嚷了起来，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站在面前的是明干？霎时，在他脑海里像闪电般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影子：乌黑发亮的剑眉，活泼而明亮的大眼睛，端正的鼻梁，薄薄的嘴唇，清秀的脸上那纯朴的微笑，再配上那刚毅的神态，使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浑身闪射着青春的光彩和活力。

那是哪一年呢？唔，1956年，那是麦达尔刚从旗里调到盟畜牧局任局长不久。有一天，一个蒙古族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局里。这个小伙子是哲里木人，一开口就“西西沙沙”，满口科尔沁口音。这个见了女人就脸红的年轻人却是个音乐爱好者，能拉一手很有水平的手风琴，而且又有一副浑厚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唱起东部区民歌来真叫人着迷。当时盟文工队领导看中了他，硬要拉他去文工队，并通过麦达尔的女儿、文工队队员玛瑙花回家做工作，让她爸爸把这个小伙子让出来。但身为盟畜牧局长兼支部书记的麦达尔寸步不让，因为这小伙子

是我国第一批学畜牧专业的正规大学毕业生。事实证明，麦达尔不久就看出来这个年轻人不是个绣花枕头，而是个热爱自己专业的实干家。眼不闲，手不闲，腿不闲，早起晚睡，读书钻研，真像要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到肚子里去。星期假日，他开辟了宿舍前的那片空地，种上了各种牧草，什么紫花苜蓿、黄花苜蓿、皮碱草，研究它们的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一下基层，迈开两条飞毛腿漫滩跑，采集各样花草，去求教老牧民，什么草牲畜爱吃，什么草能使牲畜上膘。

那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就是眼前的这个憔悴而苍老的人吗？

“明干，这些年来，你没少吃苦吧？”老盟长话一出口，又觉得这话说的实在没意思，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中生活了二十多年，是苦是甜还用问吗？

明干没答话，微微一笑，笑的还是那样纯朴，但也有点凄凉。

“快坐下！快坐下！”老年人一激动，眼睛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一片泪光。“这些年你跑到哪里去了？中央 53 号文件一下来，我便叫盟落办找你的下落，给旗里发了两份公函，到现在还没有回信，你现在自己来了，这太好了。”老盟长从办公桌里取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递给了明干。“这是关于改正你右派问题的决定，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明干把身子俯向台灯旁，微微抖动的手捧着那份写得很精练的决定，咀嚼着每一个字，甚至连标点符号他都要掂掂分量，一边看，一边激动地流出了晶莹的泪珠。

麦达尔的心上像被刀割的一样难受，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正是一个人精力充沛，充满壮丽理想的二十年，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被一阵暴雨冰雹打得凋零残落，这个时间是没办法弥补的，这个青春是无法重返的。麦达

尔为掩饰自己的感情，从桌上拿起那份发黄的手抄材料挡住了自己的脸。啊，这，这是怎么回事儿？材料上的字句像钢钩似的把他的目光钩住了。

……他把牧区的大规模垦荒种粮等社会主义事业，污蔑为“破坏草原”，“以农代牧”。并狂妄叫嚣如不立即停止盲目开荒，必然导致草原的植被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造成草原沙化、碱化、退化，农牧业“两损俱伤”等等，他的这种右派言论，目的是反汉排外，制造民族分裂，反党反社会主义……

麦达尔两眼发直，心潮滚滚，这份材料怎么和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检查交待的“民族分裂主义罪行”的材料一模一样呢？甚至连词句都差不多呀！噢，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份结论是他的“杰作”，是1957年反右时他亲手写的。他还记得，明干分配到局里后，向他提出过许多建议，而禁止盲目垦荒，防止草原沙化、碱化、退化，则是明干的主要意见。麦达尔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草地人，但对自己家乡的降雨量，无霜期以及垦荒种粮能不能成功这些事，从来没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他认为明干这个外旗人的意见是年轻人的夸夸其谈，他用“长草的地方，就能长庄稼”一句话就把那意见顶回去了。1957年鸣放时，明干在会上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甚至给盟委书记上书，结果最后得了一顶“右派”帽子。后来的年月里，大量被垦荒的牧场，一天天沙化、碱化和退化，引起了广大牧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无情的现实，狠狠地教训了麦局长这些人。他及时地转变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了禁止盲目垦荒，保护草原，发展畜牧业的正确意见。这意见很快得到各级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可是没过多久，突如其来

的巨大风暴席卷了草原，许多正确的东西都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主管畜牧业生产的副盟长麦达尔的主要“罪行”，就是拣起极右分子明干的破旗，反对垦荒，制造民族分裂。在长达数年之久的严酷批斗和“牛棚”生活中，他常常感到自己太冤枉，太委屈了。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想起另外一个受了更大冤枉的人，他感到内疚。

麦达尔抬起头来，只见明干将改正决定捂在脸上，任凭热泪浸湿了那决定他命运的文件。

“明干同志，反右时我对你，不仅是你，也包括我的女儿玛瑙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老盟长痛心地说，“这些年简直像做了场噩梦，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啊！”

“麦‘达日嘎’，不知我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明干抹掉脸上的泪水问。

“盟委决定让你到草原研究所去工作，你先领上旅费，把家搬来，安顿好以后再去上班。”

“我没什么安顿的，家就在我身上。”明干苦笑地说。

“怎么，这些年你没成家？”麦达尔惊愕地问。

“没有！一个右派成了家怎么办呢，老婆是右派家属，孩子是黑五类，干啥要叫别人跟我一道儿去受罪呢！”

“这场灾祸，毁了多少人啊！”麦达尔激动地拉起明干的胳膊，“走，跟我回家去，我这个老光棍给你做点饭吃。”

“老光棍？斯尔吉大婶呢？”

“见马克思去了，她在挖‘新内人党’时被严刑逼死了。”麦达尔皱起了眉头，“你看，天这么晚了，可我还泡在办公室里，这就是因为我害怕回到那空荡荡、冷清清的家里去。”

“那——，那——，玛瑙花呢？”明干到底憋不住了，他嗫嚅地把多年来心里经常念叨的一个心爱姑娘的名字说了出来。

“玛瑙花？”麦达尔苦笑了一声，垂下了他那白发苍苍的

头……

二

麦达尔的女儿玛瑙花天生有个好嗓子，音色甜美纯净，音量宽厚。她是盟文工队的独唱演员，她正在努力使自己的民间长调唱法和西洋发声法融合起来。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她幻想着自己的歌声永远飘荡在草原的蓝天上；当然姑娘的心里还有个更大胆、更壮美的理想，让自己的歌声飞越五洲四海，让自己的歌声震动世界舞台。可是谁知生活像不平静的海面，一个巨浪，把她卷上浪峰，还没等她睁开眼睛冷静地看看周围的时候，又一个浪峰压过来了……

那是1956年的秋天，玛瑙花下班回来，看见桌旁坐个神采奕奕的年轻人，正津津有味地喝着额吉熬的香喷喷奶茶。额吉介绍说，这是新分配到畜牧局来工作的明干。这个年轻人很腼腆，像玛瑙花这样漂亮的姑娘他都不敢正眼看一下，只是低着头一碗接一碗喝奶茶，就像八天没喝过水似的。

那年秋天，盟直属单位组织职工们到独利根河畔打草，为各单位干部下乡时骑的马准备过冬的青草。

在河岸边，那开满野菊花的草地上，搭起一排排白色的、天蓝色的，绣着各种图案的帐篷。它的周围布满了套着牲口的打草机和挥动着芟刀的人们。秋风吹拂着草原，送来唰唰的芟草声，海洋一般的草地泛着金色的波浪。

差不多两个月没下雨，秋天的黄金季节延长到阴历九月底。

每天傍晚，不知疲倦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纷纷来到独利根河边，在绿绒毯般的草地上游戏。动人的歌声，优美的乐器声和欢乐的笑声，一直延续到深夜。在这样美妙的日子里，爱唱

歌的玛瑙花和爱拉手风琴的明干，很自然地结成一伙，别人没发现，可是精明细心的玛瑙花却从明干的眉眼间看出他对她的柔情。玛瑙花心里甜滋滋的，她知道这个精干而漂亮的小伙子在暗中爱着她。但她也发觉，这小伙子谈情说爱的本领和他拉手风琴的本领相比，差到天上地下。

当他们在草原上漫游的时候，明干一看见盛开的芍药花，就跑过去，又闻又吻，嘴里嘟哝着：“玛瑙花！玛瑙花！^①”好像草原上什么花也不如它美丽和芬芳。玛瑙花笑他傻，但心头上也感到热烘烘的。

一天傍晚，夕阳给草原涂上了一层金黄的霞光。刚刚洗过头的玛瑙花，披散着油黑波浪般的长发，倚着勒勒车的轮子，一边让晚风吹拂她的湿发，一边和坐在车影下抽烟看报的阿爸说话。她正和阿爸说笑着，一眼看到那个小伙子从帐篷里钻出来，也是刚梳洗打扮完。明干看见人家父女在说话，不知该进，还是该退。看他那局促不安的窘态，玛瑙花不禁扑哧地笑了。

“笑啥？什么事使你这样高兴？”老局长放下手中的报纸问。

“听说叫我们回盟里去，给外宾演出。”玛瑙花掩饰说。

“啥时候回去？”

“明天去抓马，后天回去。”玛瑙花一边回答，一边用眼睛溜着那个小伙子，只见他像被霜打了的草叶似的，无精打采地低下了头。

玛瑙花借故离开了阿爸，嘴里哼着一首民歌，迎着暮色向河边走去。

“怎么听不到脚步声呢？”玛瑙花奇怪地想着，悄悄回头一

① 玛瑙花：芍药花。